

海·歐海藏書

學津
討原



廣陵書社

清・張海鵬
輯

學 津 討 原

14

廣
陵
書
社

第十四冊 目錄

文學類 故事

曲洧舊聞 十卷附學津本所載張海鵬跋及四庫提要、余嘉錫提要辨證、胡玉縉提要補正

却掃編 三卷附胡玉縉提要補正

齊東野語 二十卷附津逮本异文

貴耳集 三卷附四庫提要、胡玉縉提要補正

老學庵筆記 十卷附四庫提要、胡玉縉提要補正

開天傳信記 一卷附學津本所載提要、余嘉錫提要辨證

唐摭言 十五卷附朱彝尊摭言足本跋、余嘉錫提要辨證、胡玉縉提要補正暨岑仲勉跋

涑水記聞 十六卷附學津本張海鵬跋暨陳振孫涑水記聞說、餘嘉錫提要辨證

國老談苑 二卷附學津本所載提要

孫公談圃 三卷附學津本所載補遺三條、張海鵬跋、四庫總目提要及余嘉錫提要辨證

(宋)朱 升撰 一

(宋)徐 度撰 六三

(宋)周 密撰 一一

(宋)張端義撰 三一

(宋)陸 游撰 三八

(唐)鄭 榮撰 四六

(五代)王定保撰 四七

(宋)司馬光撰 六〇

(宋)王君玉撰 七四

(宋)劉延世撰 七五

曲洧舊聞

曲洧舊聞

文學類 故事

曲洧舊聞 十卷

宋朱弁撰。是書作于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于金，故曰「舊聞」。（選自《知不足齋叢書》）

曲洧舊聞卷第一

新安 朱弁 少章 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肩鎬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毳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曲洧舊聞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

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綠禁衛衛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內左右密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閒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芻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掌無長短乎胡不

曲洧舊聞卷一

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子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幸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

人敢僣繁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卽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卽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

曲洧舊聞卷一

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訛遂以爲金而少知者

內中酒盞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徵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醕獨李文靖沈終觴不懌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儉甚公不肖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當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于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

曲洧舊聞卷十

四

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沈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子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眞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議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

知此識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兇迴迴云臣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爲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迴卽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畱身面陳其事得旨晉公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畱晉公悟悔之不及

曲洧舊聞卷一

五

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羣

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閣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嬖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曲消舊聞卷一

六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跪於位裕陵澆真素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

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陸下一鎮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御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

曲消舊聞卷一

七

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遜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恐謫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

交割此女歸府而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誦難戶曉也
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
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過好
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直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
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
今日不要忘了直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
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青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
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
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垂我面汝
只管要直徽使直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
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疎不自
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
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
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
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
喻也當時有三寶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公

曲消舊聞卷十

八

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直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在陞辭日面請聖訓上
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
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
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
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
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
帝王間有罰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曲消舊聞卷一

九

仁宗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常未明求衣
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
隨破隨補將徧猶不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
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
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
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閒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吳以
道嘗爲子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
可惜也

慈聖謙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懼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閱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懼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劔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

曲洧舊聞卷十

十一

釐務處於邊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賤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衣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林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曲洧舊聞卷一

十二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主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朱宣獻宣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題題尙存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隨

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爲哉遂力辭之

是以道實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一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魏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煥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婉

曲洧舊聞卷一

三

挺礪磚真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余文集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爲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

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一

曲洧舊聞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曲洧舊聞卷第二

新安 朱 升 少章 撰

張康節守秦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

不必讀書但兩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領政屢請老不許詔二日一至樞密院

進見毋拜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運力

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

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

曲洧舊聞卷二

知不足齋叢書

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揚二王已冠

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

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爲

閒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漢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

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

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

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竝出也裕陵感之

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

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

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

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畱款甚洽其唱和詩亦

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思經術之弊某時判

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

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

曰子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

曲洧舊聞卷二

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

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

受裕陵欲終命之言甫言旁以疾避龍直從其志由

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

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國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

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

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焉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

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

曲洧舊聞卷二

三

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卽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卽邵成章也岐邸之譴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怨謫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

也帝爲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刷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然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曰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閒難言也容臣爲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墮答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曲洧舊聞卷二

四

郭達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達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

者碎之達奏其事上以問詔詔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詔並不報而詔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詔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詔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詔往時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能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

曲洧舊聞卷二

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右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嚴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讀畢賜坐例賜扇路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日猶辭不已

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罷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置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尚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白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

曲洧舊聞卷二

不得語而客皆拔塵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戚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張才臣次元言溫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口問巷小

人尚不忍爲陛下萬乘之王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閑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離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威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文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

曲消舊聞卷二

七

乃有不以敕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需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閒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舍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林日以年高欲畱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乃來府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徼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爲

曲消舊聞卷二

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觀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訥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誅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賈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

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肖少屈東坡祭原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譎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毫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上與樂全相見閒寒溫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

曲洧舊聞卷二

九

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昭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節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烏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卽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雷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諡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裴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卽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旣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裴雖敬慕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達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是分付

曲洧舊聞卷二

十

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閭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閭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彙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園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

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

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在豈

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

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子時爲作近體七

字詩一首詩見子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廷博案老學庵筆記云

嘗爲予言富公晚年具賓客舉其奉使之功則面頸

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富吾

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

習戰徒以聘問格擇侍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

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

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

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

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

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

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

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消舊聞卷二

曲消舊聞卷二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曲洧舊聞卷第三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集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爲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爲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

曲洧舊聞卷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石虎長短大小皆嗣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畱食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醪架

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塵酒中者爲余酬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一作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曲洧舊聞卷三

二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一作官方往來之際見

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國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國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子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能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